

从科幻到未来文学

——小松左京《SF魂》译后记^[1]

孟庆枢

提 要:《SF魂》是小松左京回顾自己整个人生历程(逝世前五年为止),特别是半个世纪SF历程的自传式重要文献。小松左京从日本战后SF黎明期的开拓者,到营造日本SF辉煌期的领军人物,他多彩的一生与累累硕果是研究日本SF史、思想史、文化变迁史的重要资料。在当下世界进入巨变的重要时刻,我们和与时代同行的小松左京进行在动态场域里的对谈,思考小松左京打造日本大科幻的理念与实践。这对我们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文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小松左京; SF魂; 大科幻; 未来文学

A Story from Science Fiction to Future Literature ——A Translation Postscript of *SF Spirit* by Komatsu Sakyō

Meng Qingshu

Abstract: *SF Spirit* is a significant autobiography literature looking back Komatsu Sakyō about his whole life story, five years as of his go-away, especially the course of SF within a half century. Komatsu Sakyō is a leading figure who has explored the initial science fic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in Japan and then built up brilliant period of Japanese science fictions, which means that his colorful life and innumerable great achievements are important data for us to research Japan's SF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change history. In present-day era that the world has stepped into a significant change, we attempt to think of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n Japanese grand science fictions through interview between us and Komatsu Sakyō in a dynamic occa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very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us to create future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 Komatsu Sakyō; *SF Spirit*; Grand science fictions; Future literature

缘分，让人亲切，又不可思议。我和小松左京也让我会这样思考。我与小松的缘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高校恢复教学之后开始。科学的春天催生逐梦的理想，百废待兴，于是我迈开译介研究和教授科学幻想文学的步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国内首次选译出版了日本SF“御三家”之一星新一的超短篇选《保您满意》（1982），又一家出版社让我组织人搞《日本当代优秀科幻小说选》，我从日本要底本，译了小松左京的《结晶军团》，我那时认为小松左京堪比苏联SF大师叶菲列莫夫，但翻译完毕书稿却被出版毙掉了，当时教学正紧，无力交涉，只好作罢。这就是我与小松左京的最初之缘，有点苦涩，不过值得写出，毕竟40年了。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赴日留学，接着又多次访学、讲学，自然看取资料只是自己的时间问题。虽然对小松左京的认识了解还不得要领，但是从这时起心里已经撒下了进一步理解小松的欲求的种子。进入本世纪日本科幻界与我们的交流渐多，在第二个十年发生了双向交流的巨变。在这时点我收集了有关小松左京的文本和各种资料，猛然间让我脑洞大开，觉得要重新研究这位经典作家，于是再次与这位经典作家对话。特别是接受他的自传体文献《SF魂》的翻译工作，在译介中似乎体悟他的气息、心律，把他的创作与日本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及各领域融通在一起，产生非要说点感受的激情。《SF魂》开篇即以何为“SF魂”起篇，小松左京以非常幽默睿智的、带有哲理的叩问让大家关注这本书核心所在，又以SF魂到底是什么而结尾，相互呼应，浑然一体，这是我的最突出的感受。下面我围绕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体会。

一、以科幻反思社会，叩问文学何为

时势造英雄，英雄适时势。这种“适”是应对时代变化需要的创造，是古往今来各行各业都接受的硬道理。在某种意义上，人和身外世界犹如钻木取火，迸发的火种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对于个人的成长，我们不可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地去贴标签，而是需要客观忠实地追溯他的人生历程的一些重要节点加以深入思考。小松左京为什么能从一个“没心没肺”、“乐天喜人”的孩子成为日本战后科幻的领军人物？恐怕在于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一种能够独立思考、有个性、富有想象力、敢于创新的品格。我们研究小松左京成为SF大师的历程，既可体会到一种必然性，然而他又有许多偶然性交织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从更高层面来理解一个人的历史，要深耕细作，切记肤浅简单化。小松左京生于乱世，他深刻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战争的残酷、人生的变幻莫测，日本战后国内各种变化，在他面前，大千世界，林林总总，都是变字当头，而且瞬息万变，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变”，不仅是时代的“变”，而且也是人对人的认识的“变”。

日本战败后，除了生活的残酷，由美军带来的科幻题材的漫画等大众文化的兴起也对小松左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从创作伊始，他就介入多媒体，他不是局限于纸质文本的作家，而是利用多媒体开展创作，实乃数字化文化产业的最初，实乃数字化文化产业的最初实践者。小松左京在60年代初出道前，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做过经济杂志的记者，给广播电台写单口相声、脱口秀那样的台词等

等,他都尝试过。他一个人办杂志,从封面设计、绘制插画和文字排版等都是一手包办。这很显然对他了解社会人生、体悟文学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是一个知行一致的人。他参与了大阪世博会、大阪花博会、“日本未来学会”的筹备工作,是个在时代风潮中的弄潮儿,这就促使他的思想追求“日日新”的境界。

由于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需求,小松参加了日共,并广交朋友,这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这样在小松身边就聚集了一批各行各业的顶尖级专家,他参与筹备大阪的花草世博会,朝日新闻社给他提供到国外采访的机会,他到过美国的密西西比流域,还到过中国的黄河,以及到苏联的伏尔加河,他书写的《大河文化纪行》,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思想价值。他得到非常高明的专家的点拨,这在他人生当中非常难得。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团队,他进入其中,既能尽自己所长,又能克服自己的短板。有这样的综合资源,小松左京的科幻创作自然水到渠成。同样是日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背景,结合个人经历,成长小环境还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研究小松左京,也要更接近客观地表现他成长为一个科幻作家的这种特殊性。总之,小松左京是日本战后多种文化素养综合培育的,是各种宝贵的书籍与丰富的阅历,共同搭建起了他日后攀上高峰的阶梯。

他死于百年未遇的巨变转型期,2011年(对于日本来说是标志性时点)技术暴走、否定历史的重压,已经让人们不堪重负,应该意识到更大的危机是什么。但他是含泪的微笑,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有企盼。正如笠井洁总结说:“3·11后

的日本,与八·一五之后的日本比较显然是不同的,把它作为‘另一个战后重新选择’,这就和少年小松体验的‘天崩地裂’引发的恐怖对应的地震、海啸、原子弹泄露辐射的恐怖如果忘掉的话是不许可的”。^[2]即是说从3·11看到的是整个日本国家被隐藏的灾难,而且他很有见解地指出,从处女作《日本阿帕奇族》开始,实际上写的就是战争,一直到他的后续作品,这是一个被这一思想穿起来的大系列。SF最核心的是作顶天立地的SF人,体现出一种能够独立思考、有个性、富有想象力、敢于创新的品格。他把各方面的锤炼沉淀为自己的“知”与“情”。正是这些共同打造了他这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人类产生了?这对宇宙来说,以知性为捕获物的‘文学’到底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始终是想要知道,到现在的话,一直苦苦思索。”他说,“40年前,那应该是在1966年左右,在未来的思想的基石当中,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个思考一直是非常强劲地萦绕于我的头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变。”“宇宙里除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还不得而知,虽然有人寂寥之感,但至今还未发现实证。那么为什么地球40亿年前产生了生命,生命到底是什么?繁殖与遗传基因的机制,在自然当中是如何产生的?进化的结果?人为什么具有了复杂的大脑,乃至有过剩的知性,成为指向宇宙的生物?”^[3]

终极关怀是小松的SF魂。他重新叩问“何为文学?”他主张不应把文学当作实体概念,而应作为功能概念去看,也就是说,小松左京所思考的,是他创作意识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生命至上,人类至上,对人的不断地全方位地追求,他把它放在宇宙当中的场域作为一个鲜活的节点,全

方位地跨越时空的思考是小松左京的追求。恐怕这种天马行空似的思考，对我们东方文化来说，在老庄的这个阶段，特别是庄子哲学当中，是体现得最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松左京和道家文化相通。小松左京在他的自传中有这么最后一节，“SF乃是文学中的文学”，具有总结性价值：

“SF的思考方法的特征是相对化的，我想是可以这样思考的。我为什么在《SF》杂志创刊号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假如说SF的话，那么也是可以把历史相对化的，有这样的一种第一感觉。大概是因为这是读了胡塞尔的关系吧，受他的影响而出发的。我在学生时代的话，对于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做了三本札记的深度阅读，可以说是进行了精读。由于这个原因，那么对于透过现象来捕捉现象，那在思想方面就可以相对化，以此来探讨的一种方法，我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4]

可以说如今SF的这种手法已经是浸透到各种形式当中去了。小松左京有这样的思考，让他的《SF魂》文字简练，又充满了哲理，有深度，因此就显得很厚重，贯穿小松左京一生的是日本民间文化与京西地区天然的幽默感，比如对SF的看法写的很有味道甚至有春秋笔法，一字褒贬。小松左京当然也希望官方对他的创作给予支持，但是却始终没有得到。他与田中角荣失之交臂。政府也没有颁发给他像样的奖项，这些都点到为止。叙述事情一清二楚，又不是罗列事实，而是在构置一个场域，形成过去、现在、未来，内和外，相互交织的网络。“对科幻小说来说，其重点甚至是关键点在于对技术变革的觉察，我们的政治家、实业家，我们每个人

都要有科学幻想式的思维方式，而不管这个人是否知道这种思维方式。”^[5]小松左京立于日本民族传统，但很注意域外的文化，把不同的领域作为一种跨界的构建，我们称之为“大科幻”，他是最早的实践者和开创者，只是他没有命名。小松左京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追求到老，一以贯之，把握住了SF魂，这个魂就是对人和生命的尊重，对人的本性的探讨，对宇宙的探索，小松左京说：“宇宙只能是人类可以去。这种不懈的追求实乃是人类的宿命。也许作为地球生命的一个义务，就是要走向宇宙。”^[6]特别是在“人造人的时代”、元宇宙，小松左京都是先锋或先驱，永远在风口浪尖儿上。因此，他一直到死之前，都有这种追求，他对整个人类、生命和宇宙问题的思考都是执著的，从未停下脚步，这是SF人的初心，也是SF的魂。

二、SF魂与哲学、宗教

哲学是铸就小松左京SF魂的重要一环。小松左京从小就拥有哲思，他日后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哲人，然后才是一位优秀的SF经典作家。哲思对他科幻创作和理论开拓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古稀之年，小松左京办的同人杂志《小松左京杂志》（2001年第三期，第10-13页）中他和哲学家佐藤胜彦共同回答记者问，主旨是“宇宙与文学”。佐藤胜彦（1928-2020）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文学部哲学科，专攻科学哲学，研究方向是自然辩证法，小松左京对他很是敬佩。佐藤胜彦很直率、生气地认为大学的哲学学科在21世纪处于衰败中，特别是很多国立大学都把哲学学科取消，这是浅薄之举。哲学的

现状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后哲学时代”的到来和“高科技暴走”的结果。哈贝马斯说:昔日的传统哲学已负荷不了时代所需,进入了一个“泛哲学时代”。(参见曹卫东译《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其特点是“‘后哲学’的‘思想’至少可以表明一种姿态,一种指向未来,指向多元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姿态。”^[7]

我们认真思考亘古以来,东西方哲人所苦苦思考至今仍未得其解的问题乃是: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意识的起源。后者最让人困惑,我觉得从继承康德哲思,现象学哲人力图突破或偏于主观,或主客对立的模式,将人置于其中,天地人形成动态网络的场域,这就必然向中国道家哲学求援。小松左京是具有这样的思考的。

小松左京在哲学唱衰时认真学习了胡塞尔,他对《纯粹现象学》做过很认真的研究,把它作为枕边书放在抽屉里。在小松左京关注哲学、热心哲学的年代,英美实用主义哲学非常走红,但是小松左京还是选择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他不太赞同英美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基于经验主义,从自己的实利出发,很容易滑到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小松左京追求现象学,在他看来,胡塞尔区分“普通化”有两种方式。一是总体化,即“概括”,如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但是说“红是一种颜色”则是“形式化”。因此,重新看待人类所经历的一切,把现象作为现象来研究,这也是他把历史相对化的一个出发点,即在承认过去的历史史实基础上通过追思来反省,这是一个全人类都应该关注的问题,如果离开了对历史的思考,那么就等于是和人类的元点脱离,

离开先祖的血脉,那就使人真正的异化。探究自我到底是什么、救赎的问题是当下人们思考的问题,小松左京从作为一个科幻作家开始,就非常关注关于宇宙和文学的关系,也就是宇宙和人这个关系,因此小松的哲思与作品中人和生命至上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是他不改初衷、终生的研究脉络。

在人生历程当中,青年阶段非常重要,而小松左京正是在这一阶段充分享有了一种解放感,在书籍的海洋中尽情遨游,以开放的心态,以本民族的文化为根基,积极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世界文学的广泛阅读为他之后走上创作之路夯实了扎实的基础。小松左京的学习也从来不局限于书本与校内,“并不存在所谓‘内’‘外’的严格区分。这种两分法的概括都无法奏效,这种科际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知,都有一种综合起来的特点。”^[8]

小松左京在《地球社会学的构想》(1974年)的“后记”中认为:“最近我颇觉应该把囊括我们的所有问题都归入‘地球论的还原’中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福祉、科学技术、历史、文化、道德等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说应该把艺术和文学也加到里面去……‘地球论的还原’这个概念,是我潜心效仿胡塞尔理论后的心得。”人类的文明史仅仅数千年,在地球40亿年左右的历史中是短暂的一瞬,我们应该把人类文明置于地球历史中思考。人类在进化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因而就有资格把其他生物作为无用或者有害而灭绝吗?小松左京在他的科幻作品的文本和他的理论著述、包括他的个人的一些实践当中,主张的是包括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在内的这种整体的生命概念。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说是以宇宙、整个的自然

界外界为背景的新人、大写的人的形象。一般来讲，讨论《日本沉没》的时候，往往更多的是说自然灾害和大自然的矛盾。在我看来，还是对于“人祸”——日本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民族灭亡的恐怖这一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在《日本沉没》小说的结尾两大章里面可以看出来：以田所和小野寺为代表的正直的日本知识分子，或者说草根觉悟者，他们是真正为日本人而生存，是对生命至尊的实践。他们能够舍身取义，我觉得是对日本人民、日本土地尽忠。一直到死而没有结婚的田所，可以说他深刻地爱恋着自己的土地，把它当成自己的母亲，是为它而尽忠的。我想这个思想是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员，只有爱自己的故土、爱自己的国家，爱世界。

今天我们要重塑价值观，对过去的教育有所改变，进行新的教育。小松左京无论从哲学、历史、自然科学诸领域，堪称一位博物学者（naturalist），他将自然理性和人文知性融于一身，“在小说家框架内是无法理解小松左京的多面性的。他是日本有学识者，不间断地使用推动日本社会前行的各种媒体进行创作。他也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9]有这样的综合资源，小松左京的科幻创作自然水到渠成。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织融通表现得非常完美。跨越学科的科际融会贯通才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培养学生打破文理界限，学理科要有文学素养，学文科也要爱好自然科学，是京都大学的良好传统。因此，小松左京相继提出“地球社会学的构想”、“机械化人类学”等理念，不是要让人类机械化，而是机械化人类的学问。这之前，还有“汽车生态学”、“电脑社会学”以及“电脑社会生态学”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提案。正是由于这

些理论和观念的普及，当今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对地球的认识等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应该是整个社会学所不可缺少的了。在江户时代，由于大众出版开始以后，人们的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激变，技术问题进一步进化。而技术的进步，也必然使人类发生过去不曾有的巨大变化。

“纵观当今世界，宗教、民族等，对于他们的历史的身份的执着追求，这是现在存在的事实。现今世上众多地域都是如此。但是，如何在这框架内逆向思考，同时又超越这样的方法，我们是必须做的。既要有各自的身份，同时能够一起跨越，对此来支撑学问的范式。”^[10]这里有坚持多元、和而不同的见解。对于这些哲学宗教问题是时代提出的，他大胆地做了回答。不仅如此，他还把当代的科幻和远古的神话结合起来统一思考，把人与远古神话中的妖魔鬼怪放在一个场域中，强调现代人和古代人的血脉相通的关系和作用，这一点让人拍案叫绝。小松左京的理论和系列作品对我提出的文学艺术必然要反映人的回归意识是非常难得的佐证。宫崎哲弥认为，科幻是非常近似于神话的，在神已经死了的现代，古代的神话传说还有中世纪的叙事诗不可能就是原原本本地反复，但是要说明世界存在的理由，宇宙存在的结构，都要通过个人存在的意味来把它阐释清楚。在近代担任这种阐释清楚任务的就只能是科幻。^[11]

他在多种宗教中徜徉，还是对近代以来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体悟更通透，把它与东方哲理融通而不断求索，直至对人与生命的没有停步地叩问。《虚无回廊》召唤他的每个读者和他对话，无休无止，共同创造，追求缘分是很吸引人又颇具神秘感的话语。小松左京《地球社会学的构想》后记中写道：要把人类的所有

问题都统一在地球这一个大的体系之内来考虑。艺术与文学更应该涵括其中。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处在40多亿年的这一星球的进化史中的一种存在。我们如今已经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母亲行星全貌,是这样一个时代,因此,我们的认识和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松左京以世界眼光对于不同文明的思考,欣赏世界文明的多样化,特别对我国有着中国情结,小松左京写《黄河:中国文明之旅》这样的随笔,从黄河源头一直到入海口,他经过了76天的踏查,创作的文章内容很丰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人束缚的一种解脱,是人的开放思想,这一点是正确的方式。他在太平洋会议中里面围绕海洋所谈的一些见解,我觉得这是涉及到自然人类学、自然地理学和黄色人种的移动问题,谈了海洋和人类的这种特殊关系。他谈到太平洋培养了我们的意识是什么?不是狭隘的所有权的问题,而是在当中的伙伴意识,是寻找人类的共同性的认识。

三、优秀的SF作家永远脚踏大地,心系寰宇

小松左京科幻代表作《日本沉没》在结尾章节中发现了有删削的异文。评论家东浩纪在《小松左京悼念会》专号中公布了这些重要的文字。在东浩纪的解说中写道:“田所博士与渡老人在老人宅邸的谈话,并以此为基础的草稿。田所博士是最早发觉日本沉没的科学家。渡老人是掌控灾难对策总部的幕后大佬。小松在已完成的小说里,让田所尽力隐蔽这一厄运的真相,拖延公布时间。他宁肯自己承担罪责。渡老人则讲出自己实际不是日本人这一很有冲击

力的告白。”^[12]小说的最高潮部分的对话草稿中,可以明确看到是相当不同的异文。“第一,田所的调查、探险是作为科学的伦理观的所作所为,把日本人论删除掉了。第二,东西日本比较论已有相当字数,但是在定稿时全部删去了。渡老人作为外国人的设定没有在定稿中被定格。”^[13]笠井洁是小松左京的至交,在纪念小松左京逝世的专号上,笠井洁说:“一般来说,中学生要对战争的失败担负什么责任的话,这肯定是没有必要的。在战火当中死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对战争很惨烈的思考,虽然让人揪心,但是面向复兴的傻乎乎的生存劲头,在世界当中也是不知怎么样莫名其妙地产生。而且正是这种傻乎乎的所谓的一种冲动,对于作为中学三年级学生的小松来说,是要吞到肚子里面去的,也就是要承受它……但是小松的心底里面这种痛裂的回忆,或者说惨痛的回忆和傻乎乎的活的勇气这种两重性,两个灵魂,是没有办法并且不容易把它们消减的,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这就是使大学时代的小松左京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原因。小松左京是从对共产党的同情开始,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主要是对于反战和平的主张有同感,后来包括在国际上,对美国、对英国也不可能不讨厌,加强了他参加共产党的这种愿望……战后驱赶日本人的断断续续的反美的斗争,实际是希望能够在本土决战未遂的无意识的一种国民的扭曲心理。在吉本(隆明)和井上光晴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灵当中刻印的对战死者的有责任地负疚,尽管形式改变了,但是对后续的一些比他小一代的人,应该说还都是共有的,而且是继续的。”^[14]

小松左京毕竟不是热心于政治运动的人，他在1953年就离开了日共，不参加日共的任何活动了。但是，小松左京坚决地反对军国主义，思考重新认识日本的历史，并且得出了非常确切的答案，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小松左京至少写有能够很明确地反对军国主义的、讽刺军国主义的《征兵令》这样的科幻小说。在《征兵令》的这一短篇科幻小说的结尾，那个恣意发动侵略战争、具有无限法力的那个老人，无人能够制约住他，他实际上给日本人民、给日本本土带来了灾难。像这样的作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那场侵略战争的倾向，应该说还是很明显的。现在滋生一种甚至不看书也敢侃谈的邪风，而且有些是大V所为，让人不齿。结合日本战后思想史来思考小松左京，见仁见智，并不等于任由自己随意侃谈。同样是书写日本战争，较之比他年长的川端康成，小松左京的态度是明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未见小松提及川端康成的文字）。川端康成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我在几篇论文当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川端坚持用一种以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以传统之美，以女性的无私奉献精神，来拯救自己的民族。这在《古都》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小松左京以历史、社会学、思想史的睿智剖析了青年一代对“国家”、“民族”的贷借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因此，这很真实地反映了一直到现在的日本文化，他寄托日本人民的不断地融入世界的主流。像里面也提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问题的考虑（《日本沉没》里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表述（此处使用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版本））。小松左京指出，在20世纪后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量子力学、人类登月及一系列的宇宙探

索，科学研究不断升温。小松左京认为，“在历史上，到了本世纪初，人类就进入了未曾有过的一个飞跃的变化，本世纪初，飞机每年的乘客是15亿人次，短短不到200年，变化惊天动地。人类在过去的文明史中所构建的基础科学、对自己所居住的地球、对宇宙科学概念，都发生了挑战性、颠覆性的巨变。”小松左京一直思考这些问题，他认为如果不抓紧解决就好像得了缺乏活力的病症，应该全方位思考：人类怎样面对这种现实，未来是怎样一种方向？他不可能得出一个画句号的结论，但是这个思考不能不给我们在进入新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恐怕也是SF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中国科幻话语，同时可以给全世界带来启发，进行交流，这是小松左京对科幻事业做出的重要的贡献。

围绕《日本沉没》，可以把上面说的观点再深入地探讨一下，能够把科幻这种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能够表达作者或者说文体是立于现实的，不管如何畅游寰宇、天马行空，还是踏踏实实立于这个所生活的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是小松左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么在《日本沉没》当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以科技和文艺这种高度融合来书写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将日本社会这个现实作为基点，是回忆日本走过来的历史，应该说至少百年的历史，同时也在向前前瞻，推测未来，书写精神史。实际上这种方法和他常说的相对化意思相同，就是说不是用一般的文学作品或者说纪实性使用的方式，对某段历史进行一种叙述，而是用一种科幻的形式，带有前瞻性地来进行一种逻辑上的、和幻想相结合的想象，用想象力进行一种推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科幻的独特手段，就能够剖析出用其

他的办法不易深入透彻书写的一些问题。小松左京作为一位代表性的科幻大师，他出道之时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观念：科幻是一个整合，整合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艺、以及多种融媒体，用它们的合力打造出一个文学的新品种，或者说科幻是过去的所谓“文学”涅槃之后的新生。无论是从纯文学界，还是从科幻界，以及其他领域来看，小松左京的文学创作都可以灵活切换、自由跨界。正是他的这种跨界性使得这位作家经受了时代历史的考验。今天重读他的作品，以小松研究为切入点，可以沟通“纯文学”、科幻文学、影视媒体等，使得我们在时代巨变当中重新认识文学、认识人和文学的关系、认识人和世界的关系，当然也包含宇宙本身。

因此，《日本沉没》主要展示的不是日本列岛在大自然当中，而是在地球和整个宇宙当中，日本有可能面临自然界给予的不可逃脱的灾难。当然这个灾难是有可能的（它的预测也许有一谏中的的可能，但SF高手也不必或不可能承担这个任务），如果这方面他没有根据的话，也不会吸引那么多读者。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面是用这种手法揭示出日本社会一直积累的、而且这种积累是越来越沉重、成为日本人的精神压力、乃至于国家的一种精神危机的历史问题。所以说与其把《日本沉没》说成是灾难小说，我认为莫不如说是警世小说，即用幻想的形式、科幻的形式写的警世小说，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日本沉没》的实质和价值。在作品里，作者所展现了日本的生存现状，如官僚体制中的各色官员，平民当中出现的爱国、生命至上、为普通民众舍生取义的精英和草根，工于心计、比精致的个人主义还凶

残地为了自己的最高的私利玩政治的日本代首相。同时围绕《日本沉没》展现的世界各国，当然不是全部国家，但有相当多的相关国家，也把日本和国际网络的复杂展现出来。当然小松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很有分寸的。首先谈到了日本是造成中日关系至今不能很好理顺的源头，起始点是在日本，没有甩锅。因此说《日本沉没》是鼓吹军国主义，或者是弘扬武士道，无论是从文本阅读、还是联系小松左京更多的作品，都没有说服力。但现在我们也不必按照一种很简单的办法，进行种简单的翻转，就像有人过去评论中岛敦的东西，看到中岛敦的《山月记》发表在战争年代，写了人变虎吃人，就一厢情愿地说中岛敦是“反战作家”，传播说日本文学是脱政治性的。近几年来我与刘慈欣、王晋康、韩松、陈楸帆、姚海军、吴岩等诸位进行了对谈（发表报刊略），我惊讶中国当代科幻的经典作家，都对小松左京表达出一种既有眼光又颇具胸怀的赞叹，而且从他的创作都有不少鉴镜。今天我们仍在对话，可能还会更加深入。

四、从“科幻现实主义”到“未来文学”

关于科幻现实主义的阐述，从小松左京对科幻理论的阐发看，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从认识这个巨变时代谈起，在20世纪后半段，未来史与科幻遇到了某种困惑，不是因为向未来的展望而产生的，恰恰是由于在这个时代社会经济领域的预测技术空前发达而产生的，未来好像成为可以预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现实社会更科幻，或者科幻追不上现实的步伐。科幻和现实的关系折射

着国家和人民生活社会的关系，既然现代科学技术如同小松左京讲的，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一些大的事件，带来的变化的影响力就更大，那么作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写科幻还是写什么，这些东西不可能不诉诸笔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没有脱离社会乃至政治的文艺，不写这些倒不是“现实主义”，而这些沁人心脾的倒是入心的现实主义，当下从西方设定的术语分类，很难走出既有概念的禁锢。日本当代科幻在形式上求新求变，最显著的转换是日本科幻的电影化与动漫化。这两种艺术形式从20世纪初至今一直有强劲的表现，与科幻文学一起揭示了日本现代文化的新特质。日本科幻题材的电影和动漫显示了对未来的诉求与意愿，通过预构未来社会的基本形态，表现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与变化，最终探索人的进化方式和人的本质内涵。这一方面得益于日本文化自身的底蕴，另一方面也与战后美国科幻文学的影响有重大关系，与美国科幻杂志和著作在日本战败后登陆日本一致，科幻电影和漫画也成为两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在互动中双方相互借鉴，增强了相互了解和认同，在日本著名的科幻电影《哥斯拉》问世之前，美国已经制作了电影《原子怪兽》，而日本的这头“巨型怪兽”则是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后被催醒的，因此它不仅是无法抗衡的力量的化身，也隐喻其是轰炸的受难者或牺牲品。在大灾难中探讨人的生存价值符合当代文化潮流的基本趋向，因此《哥斯拉》不仅成为首部在美国主流市场上映的日本科幻电影，而且在日美两国受到

热捧，苏珊·桑塔格甚至为其写了《惨剧的想象》进行专门评述。《哥斯拉》电影的意义是其对日本科幻文学转换形式的最终定型，《攻壳机动队》《杀戮都市》《机动战士高达》《银河英雄传说》《EVA》《盗梦侦探》等一大批科幻电影和动漫相继登场，可以说，在科幻的改编上它们遵循同一条标准，那就是高效地将科幻文学的内核与日本民族文化进行影像化整合，并在资本的推动下迅速打开市场，推向全世界，从而创造了日本现代社会的新神话。

在当下，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都可以囊括到“未来学”这个大框架当中，当今数字化时代是未来学的主要内涵，用大数据、云计算可以把很多方面的发展趋势比较准确地评估出来，特别是近未来的情景，那么这种境况就不是传统意义上虚构的、幻想的。科幻作品应对这种情况而进行创作产生的作品，乃至这个过程如果还称作是未来主义的，那么就容易与现代主义思潮时期的“未来主义”相混淆。科幻这是在新时代，特别是技术暴走之后，全面沉浸生活各个层面乃至我们思维中所产生的现实主义。一是“思考实验”。在思想方面给以自由度，可以充分地联想，放飞思想。人如果被束缚得很厉害，思想被禁锢，就很难能够有新思想，有创新的东西，而带有创造性的思想必须是通过思考实验的方式产生。二是“相对化”的问题。他把科学相对化、文学相对化等量观之，人类长时间发展过程当中湮没掉的一些元点的东西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与活力，这种相对化实际上就是返归元点，重新回归、激活，与先祖接上血脉。比如说在人类最古老的时候，文学、科学等等是不分开的，音乐、舞蹈、诗也是不分家

的。因此, 返回到那种状态下进行人的内心世界和与外部关系的美学再现, 正是科幻世界现在所应重新追求的, 抓住这个纲, 就得到了要领。

小松左京的理念与现象学联系密切。现象学用语“现象还原”包括本质还原与先验还原, 本质还原, 指观察者回到使事物得到显现的原始的意识活动现象中, 获得对本质(观念)范畴的直观的明证。先验还原, 指观察者站在先验自我的地位上, 对原始的意识活动作出反思的描述。学生时代他与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高桥和巳是挚友, 对东方文学的精髓深深体悟。在《SF魂》谈的内容值得深入发掘。他的科幻理论吸收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萨特的实存主义, 以及对后现代主义的转化, 实现了中国古代原典话语的融通, 比如“变”的观点、对宇宙的看法, 都与易的“太极”相通, 太极是孔子所规定的, 即太是大小合一, 极是无限, 大小都是无边无尽, 人对宇宙的认识和追求, 就是太极。小松左京立于时代的前沿, 他的很多睿智的结晶需要我们去不断发掘。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 我们有走向世界的更新理念, 小松左京给我们做出很多有益的贡献,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关于这一点, 小松左京应该是得到了汤川秀树的真传。汤川秀树在战后初期的1946年发表了一系列的札记, 其中他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一篇文章里特别指出, 科学进步及其普遍性在世界范围短时期内即可达成物质文明的新阶段, 并赋予全球一种唯一的、平均化的发展规范, 即进入人们所说的原子时代。与之相反, 精神文明的发展, 有着自己的特性, 呈现一种多样性的态势, 因为人的精神运动本身是复杂多样的。汤川秀树认为, “对物质

世界宏观、远距离的探求应该与对人类内心世界的近距离的微观探求相结合, 二者缺一不可。”^[15]从历史学来说, 我们可以联系罗素、汤因比的《预测未来的世界史》, 他们敏锐地看到世界历史的可预测性, 小松左京所反复强调的“历史相对化”, 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 是逐梦或构建未来的历史观。在历史问题上, 人们头脑里有多种多样的思考, 思考实验就是一种无限选择的体现。正因为如此, 日本SF界把小松左京视为他们的头脑与灵魂。创新最突出的体现是人与外界碰撞交融后对“自明”的克服, 是思维模式的不断更新。小松左京从他出道伊始就在SF理论和创作中探求与创新并行。小松左京的科幻理论处于时代的巨变中, 他的哲思有不褪色的光彩。其中很有代表性的, 是他在1963年写给苏联科幻大师叶菲列莫夫带有反驳性质的公开信。他强调科学和文学“复交”, 强调人类先祖的神话思维、民俗、民间故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激活, 不是科学的文学, 而是文学的科学, 他在公开信里提出了“明日的大文学”。小松左京上世纪60年代的表述已经非常前沿、有远见, 在当今有很重要的启发。小松致叶氏的公开信实为他的科幻宣言。通过SF促使文学与科学重新结缘, 相互融通、促进。小松左京对叶菲列莫夫说: “许多经典作家是革新的, 现在也还是经典作家——如爱伦·坡、斯威夫特、托马斯·曼、莫尔、但丁等人, 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科学认识的总体里, 不是已成为他们文学的源泉了吗? 这些都是确凿佐证自不待言。我们还会从叶氏的原文及相关著作细致分析小松左京如何将外来文化“化”为已有。

未来文学还是人学。人有驱体, 有知

识，有体力，有能力，有智力，有心灵，文学是陪伴滋润鼓舞升华心灵的。

余言

小松左京对SF的核心把握，一生矢志不移地追求。他开拓不已，创新不辍，固本求新，既聚焦现实，又把入置于永远探究的征程，在文本上围绕那场战争进行反思，人在宇宙的位置的哲理发掘。小松左京从20世纪60年代迈入科幻领域，并作为终生的职业。他在放飞理想的同时面对现实社会的生活，能够非常敏锐地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动态的场，人是这个动态场中不断和各方面的因素互动的节点，进行趋时应变的创作活动。日本科幻作家以对近未来的构建来进行创作者多，小松左京也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理论上可以称之为入心动情的SF现实主义。

小松左京的作品旨归与出发点一致：“你们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不断探索，不可能有结论性的答案。一旦有结论，“人”将不再有意义和所谓的“价值”。一切尽在追求中。《无尽长河的尽头》与《虚无回廊》是他追求答案的足迹，是他SF观的具画像。因此他是哲人，是思想者。小松左京的追求是什么？从“实”到“虚”的虚实兼容，与宇宙合一的人生追求。大格局的实质是多维度，与宇宙的无穷相通，是初心不改，矢志不移。从小松人生经历看，人的一生喜少苦多，对半分就是幸运儿，为此要穷得起，更要富得起。人穷志不短是大勇气、大智慧，成功了是人杰，但是最难的是人穷志易短，至少见识上层次难高。人生第一个层面是活下去。小松在战后踩了一段“钢丝”。但他守住底线，拼命搞事业，有了

钱后，先替父还债，并“自我苦吃”从一个领域跨入另一领域，到了80岁坐了轮椅，还不断学习，心中有“道”，才有笔下的SF魂。

与科幻相关的是，小松左京对妇女儿童的关注。对下一代的责任感实乃人的生命意识的体现。特别是把孩子看作是人生的希望，在这方面来说，他写了很多给女性与孩子们读的书，甚至有的评论家，像小谷真理认为小松左京作品的女性观对男性社会是一个反驳。而与妇女与儿童的成长最重要的是读书。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即使有天分，后天也要广博与精读相结合地读书，打造人的精神世界，预先产生一个诠释体系作为基础。读过此书任何人都对小松左京丰富多彩、五味俱全的人生感叹；对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渊博而叹服；对他的从小就融入的哲人睿智而赞叹；对他一生不忘初心，矢志不移守魂而钦佩。作为一个译者，说一些深有感想的话，容易有溢美之词之嫌，但我是发自内心地感到小松左京的这部自传，可以给不同年龄段的人作为读书选择。有小学高年级文化就可以了，看小松左京相关经历后，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看一看他在十分艰难的时点，守住底线，克服困难，立下将来的志向，勤奋努力，应对时代的积极态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于青年和中年读者，在本书中可以吸收的东西太多了，除了身边的具体经历、向亲人学习和在学校学习，更主要是通过书籍对自己进行培育，读书是人生进步的阶梯。从现象学、阐释学角度看，人面对事物形成认识、体悟、理念的先决条件都是读书，在某种意义上讲，读书是人生中最鲜活的因素，它是一智力与精神的源泉。最使我感动的，是小松左京在大学读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全集,我作为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老年,没有离开这个专业,把俄苏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但坦率地讲,我没有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小松左京利用社会资源的各种机会,非常敏锐地抓住机遇,对于一个人来说,把握机遇是人生成长中最关键的环节。从顶尖的高人到普通人,他都虚心的学习。对于老年读者,小松左京在老年时还在竭尽全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正像《虚无走廊》没有画上句号,呼唤别人和他一同进行创造。小松始终把控“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这在每个人的人生旅途都是至关重要的。SF追求矢志不移,永不停歇地创新实乃自我超越,动力来自学习、读书、交友、社会实践,体悟后独具特色的创作,是把包涵自我内心世界的美的观照与表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松左京的自传《SF魂》,可以说是全面了解、认识和研究小松左京的重要的、宝贵的资料。当然,对于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位世界级的经典作家,作为出发点这是一本最合适宜的书,但是要想进一步深入认识小松左京,发掘出他各方面的宝贵财富,还是必须突破这本传记,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作为专业人士,也把这一点作为“小松左京工作坊”的一个起步,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希望大家来搞。

小松左京有50卷集出版,我们谈到他的读书,和对SF文学,乃至文化等重大问题理解的话,他在许多著作和相关的资料当中都有很多有待发掘的新东西。特别是结合《SF魂》这本自传性的作品,我们必须再进一步地延伸阅读像《小松左京杂志》(共出版50集)关于他在走上科幻之路的学习思考,他在《小松左京杂志》

第五期——“本杂志主编的答记者问”第五回“和福田纪一的对谈”当中,有很多细节和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流,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把握小松左京科幻思想、文学理念,乃至对人深刻认识的脉络和一些高屋建瓴的见解。

我们可以择要举其一二,管中窥豹。比如说他和福田对谈当中是这样谈的,他说:“在我们念大学(指京都大学)的时候,当时在欧洲流行一种文学倾向,萨特发表《何谓文学?》,这是和实存主义相关联的密切相关的论述。”他接着又说:“像这样的文学,在世界上还是存在着的,比如说像希腊罗马神话、埃及的神话,可以说还残存在他的论述当中。在中国是不是也有呢?恐怕也有,比如《水浒传》、《西游记》等,我看还有孔子的《春秋》所开始的史书的书写。为了这种结合到一体的分析,我就研读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所有的现象的核心价值评判另当别论,现象的存在也展现在我们面前。对此,进行客观的叙述史学和文学有什么不同呢?还有理工、科学、理念和文学,还有在哲学当中它的‘存在论’和‘自救论’和文学有什么不同呢?这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见《小松左京杂志》第五卷,第13-14页)

小松左京在和福田交谈过程当中的这个观点,我希望大家在看他的自传的时候,要格外地给予关注,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认识到,从20世纪末叶时代是处于巨变的时期。结合日本历史,把它划分为明治、大正、昭和等这样的历史时期的话,还是很有局限的。现在要突破这一点,要把社会人类和整个宇宙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当下,人对自身的再探索进入新的高度,人何去何从成为聚焦的核心,小松左

京认为，一般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乐天的比较多，但是科幻可以起到警示作用，表面看起来是有点悲观主义，但是，它主要是敲醒警钟。他说，向着未来不是一种悲观的，但是现代文学应该用SF这种形式给人们不断的提醒。也就说在巨变的时代，

是要求有新的思想意识，新的理念，新的表现方法。因此，科幻就必然是成为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切入“未来文学”的优选。那么它反转来可以给我们以勇气和力量，我们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备而来，这也正是“未来文学”的真谛。

注释：

- [1] 本文系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日本当代科幻文学研究”（19BWW027）中期成果吉林省高教学会立项课题“高校科幻符号课程建设”（JGJX2021D453）阶段性成果。
- [2] 笠井洁，《战争与和平——小松左京的两个魂》，选自《再见,小松左京(完全读本)》，德间书店，2011，第166页。
- [3] 小松左京，《SF魂》，新潮社,2006，第174页。
- [4] 同上注。
- [5]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 胡俊 姜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2页。
- [6] 小松左京，《SF魂》，新潮社,2006，第175页。
- [7] 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4页。
- [8] 同注[6]，第47页。
- [9] 《文艺别册 追悼小松左京》，河出书房，2011，第20页。
- [10] 小松左京，《SF魂》，新潮社,2006，第172-173页。
- [11] 宫崎哲弥，《小松左京特别篇》，NHK,2019，第5页。
- [12] 《文艺别册 追悼小松左京》，河出书房，2011，第10页。
- [13] 同上注，第11页。
- [14] 笠井洁，《战争与和平——小松左京的两个魂》，选自《再见,小松左京(完全读本)》，德间书店，2011，第160-163页。
- [15] 汤川秀树，《汤川秀树著作集4》，岩波书店,1989，第24-25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资深教授）